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三俠五義

5513-2

三 侠 五 义

下

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

第六十一回

大夫居饮酒逢土棍 卞家撞偷银惊恶徒

且说欧阳爷、丁大爷在庙中彼此闲谈。北侠说：“逢场作戏，其中还有好处。”丁大爷问道：“其中有何好处？请教。”北侠道：“那马刚既称孤道寡，不是没有权势之人。你若明明把他杀了，他若报官说他家员外被盜寇持械戕命，这地方官怎样办法？何况又有他叔叔马朝贤在朝，再连催几套文书，这不是要地方官纱帽么？如今改了面目，将他除却。这些姬妾妇人之见，他岂不又有枝添叶儿，必说这妖怪青脸红发，来去无踪，将马刚之头取去。况还有个胖妾吓倒，他的痰向上来，十胖九虚，必也丧命。人家不说他是痰，必说是被妖怪吸了魂魄去了。他纵然报官，你家出了妖怪，叫地方官也是没法的事。贤弟想想，这不是好处么？”丁大爷听了，越想越是，不由的赞不绝口。二人闲谈多时，略为歇息，天已大亮，与了癩道番资，二人出庙。丁大爷务必请北侠同上茱花村暂住几日，俟临期再同上灶君祠会齐，访拿花冲。北侠原是无牵无挂之人，不能推辞，同上茱花村去了。这且不言。

单说二员外韩彰，自离了汤圆铺，竟奔杭州而来。沿路行去，闻的往来行人尽皆笑说，以“花蝶设誓”当做骂话。韩二爷听不明白，又不知花蝶为谁。一时腹中饥饿，见前面松林内酒幌儿，高悬一个小小红葫芦。因此步入林中，见周围芦苇的花障，满架的扁豆秧儿勤娘子。正当秋令，豆花盛开，地下又种着些儿草花，颇颇有趣。来到门前上悬一匾，写着“大夫居”三字。韩爷进了门前，院中有两张高桌，却又铺着几领芦席，设着矮座。那边草房三间，有个老者在那里打盹。韩爷看了一

番光景，正惬意怀，便咳嗽一声。那老者猛然惊醒，拿了手巾，前来问道：“客官吃酒么？”韩爷道：“你这里有什么酒？”老者笑道：“乡居野况，无甚好酒，不过是白干烧酒。”韩爷道：“且暖一壶来。”老者去不多时，暖了一壶酒，外有四碟：一碟盐水豆儿，一碟豆腐干，一碟麻花，一碟薄脆。韩爷道：“还有什么吃食？”老者道：“没有别的，还有卤煮斜尖豆腐合热鸡蛋。”韩爷吩咐：“再暖一角酒来。一碟热鸡蛋，带点盐水儿来。”

老者答应，刚要转身，见外面进来一人，年纪不过三旬，口中道：“豆老丈，快暖一角酒来，还有事呢。”老者道：“呀！庄大爷往那里去，这等忙？”那人叹道：“暖！从那里说起！我的外甥女巧姐不见了，我姐姐哭哭啼啼，叫我给姐夫送信去。”韩爷听了，便立起身来让坐。那人也让了。三言二语，韩爷便把那人让到一处。那人甚是直爽，见老儿拿了酒来，他却道：“豆老丈，我有一事。适才见幛外有几只雏鸡，在那里刨食吃。我与你商量，你肯卖一只与我们下酒么？”豆老笑道：“那有什么呢？只要大爷多给几钱银子就是了。”那人道：“只管弄去，做成了，我给你二钱银子如何？”老者听说“二钱银子”，好生欢喜的去了。韩爷却拦道：“兄台又何必宰鸡呢。”那人道：“彼此有缘相遇，实是三生有幸，况我也当尽地主之谊。”说毕，彼此就座，各展姓字。原来此人姓庄名致和，就在村前居住。韩爷道：“方才庄兄说还有要紧事，不是要给令亲送信么？不可因在下耽搁了工夫。”庄致和道：“韩兄放心，我还要在就近处访查访查呢。就是今日赶急送信与舍亲，他也是没法子，莫若我先细细访访。”

正说至此，只见外面进来了一人，口中嚷道：“老豆呀！咱弄一壶热热的。”他却一溜歪斜坐在那边桌上，脚登板凳，立楞着眼，瞅着这边。韩爷见他这样形景，也不理他。

豆老儿拧着眉毛，端过酒去。那人摸了一摸，道：“不热呀，

我要热热的。”豆老儿道：“很热了，吃不到嘴里，又该抱怨小老儿了。”那人道：“没事，没事，你只管烫去。”豆老儿只得从新烫了来，道：“这可热的很了。”那人道：“热热的很好，你给我斟上晾着。”豆老儿道：“这是图什么呢？”那人道：“别管！大爷是这末个脾气儿。我且问你，有什么荤腥儿拿一点我吃？”豆老儿道：“我这里是大爷知道的，乡村铺儿，那里讨荤腥来。无奈何，大爷将就些儿罢。”那人把醉眼一瞪，道：“大爷花钱，为什么将就呢？”说着话，就举起手来。豆老儿见势头不好，便躲开了。那人却趑趄趑趄的来至草房门前，一嗅，觉得一股香味扑鼻，便进了屋内一看，见柴锅内煮着一只小鸡儿，又肥又嫩。他却说道：“好呀！现放着荤菜，你说没有。老豆，你可是猴儿拉稀，坏了肠子咧。”豆老忙道：“这是那二位客官花了二钱银子，煮着自用的。大爷若要吃时，也花二钱银子，小老儿再与你煮一只就是了。”那人道：“什么二钱银子！大爷先吃了，你再给他们煮去。”说罢，拿过方盘来，将鸡从锅内捞出，端着往外就走。豆老儿在后面说道：“大爷不要如此，凡事有个先来后到，这如何使得。”那人道：“大爷是嘴急的，等不得，叫他们等着去罢。”

他在这里说，韩爷在外面已听明白，登时怒气填胸，立起身来，走到那人跟前，抬腿将木盘一踢，连鸡带盘全合在那人脸上。鸡是刚出锅的，又搭着一肚子滚汤，只听那人噙呀一声，撒了手，栽倒在地，登时满脸上犹如尿泡里串气儿，立刻开了一个果子铺，满脸鼓起来了。韩爷还要上前，庄致和连忙拦住。韩爷气忿忿的坐下。那人却也知趣，这一烫酒也醒了，自己想了一想也不是理；又见韩爷的形景，估量着他不是个儿，站起身来就走，连说：“结咧，结咧！咱们再说再议。等着，等着！”搭讪着走了。这里庄致和将酒并鸡的银子会过，饶没吃成，反多与了豆老儿几分银子，劝着韩爷，一同出了大夫居。

这里豆老儿将鸡捡起来，用清水将泥土洗了去，从新放

在锅里煮了一个开，用水盘捞出，端在桌上，自己暖了一角酒，自言自语：“一饮一啄，各有分定。好好一只肥嫩小鸡儿，那二位不吃，却便宜老汉开斋。这是从那里说起。”才待要吃，只见韩爷从外面又进来。豆老儿一见，连忙说道：“客官，鸡已熟了，酒已熟了，好好放在这里。小老儿却没敢动，请客官自用罢。”韩爷笑道：“俺不吃了。俺且问你，方才那厮，他叫什么名字？在那里居住？”豆老儿道：“客官问他则甚？好鞋不粘臭狗屎，何必与他呕气呢。”韩爷道：“我不过知道他罢了，谁有工夫与他呕气呢。”豆老道：“客官不知，他父子家道殷实，极其吝啬，最是强梁。离此五里之遥，有一个卞家疃，就是他家。他爹爹名叫卞龙，自称是‘铁公鸡’，乃刻薄成家，真是一毛儿不拔。若非怕自己饿死，连饭也是不吃的。谁知他养的儿子更狠，就是方才那人，名叫卞虎，他自称外号‘癞皮象’。他为什么起这个外号儿呢？一来是无毛可拔；二来他说当初他爹没来由，起手立起家业来，故此外号止于‘鸡’。他是生成的胎里红，外号儿必得大大的壮门面，故此称‘象’。又恐人家看不起，因此又加上‘癞皮’二字，说明他是家传的吝啬，也不是好惹的。自从他父子如此，人人把个卞家疃改成‘扁家团’了。就是他来此吃酒，也是白吃白喝，尽赊账，从来不知还钱。老汉又惹他不起，只好白填噪他罢了。”韩爷又问道：“他那疃里可有店房么？”豆老儿道：“他那里也不过是个村庄，那有店房。离他那里不足三里之遥，有个桑花镇，却有客寓。”

韩爷问明底细，执手别了豆老，竟奔桑花镇而来，找了寓所。到了晚间，夜阑人静，悄悄离了店房，来到卞家疃。到了卞龙门前，跃墙而入，施展他飞檐走壁之能，爬伏在大房之上，偷睛往下观看。见个尖嘴缩腮的老头子，手托天平在那里平银子，左平右平，却不嫌费事，必要银子比砝码微低些方罢。共平了二百两，然后用纸包了四封，用绳子结好，又在上边打了

花押；方命小童抱定，提着灯笼，往后面送去。

他在那里收拾天平，韩爷趁此机会，却溜下房来，在卡子门垛子边隐藏。小童刚迈门槛，韩爷将腿一伸，小童往前一扑，唧咕咚，栽倒在地，灯笼也灭了。老头子在屋内声言道：“怎么了？栽倒咧！”只见小童提着灭灯笼来对着了，说道：“刚迈门槛，不防就一交倒了。”老头子道：“小孩子家，你到底留神呀！这一栽，管保把包儿栽破，洒了银渣儿，如何找寻呢？我不管，拿回来再平，倘若短少分两，我是要扣你的工钱的。”说着话，同小童来至卡子门，用灯一照，罢咧！连个纸包儿的影儿也不见了。老头子急的两眼冒火，小童儿吓的二目如灯，泪流满面。老头子暴躁道：“你将我的银子藏于何处了？快快拿出来。如不然，就活活要了你的命。”

正说着，只见卞虎从后面出来，问明此事。小童哭诉一番。卞虎那里肯信，将眼一瞪，道：“好囚攘的！人小鬼大，你竟敢弄这样的戏法。咱们且向前面说来。”说罢，拉了小童，卞虎反打灯笼在前引路，来到大房屋内。早见桌上用砵码押着个字帖儿，上面字有核桃大小，写道：“爷爷今夕路过汝家，知道你刻薄成家，广有金银，又兼俺盘费短少，暂借银四封，改日再还。不可误赖好人。如不遵命，爷爷时常夜行此路，请自试爷爷的宝刀。免生后悔！”卞虎见了此帖，登时浑身乱抖。卞虎将小童放了，也就发起楞来。父子二人无可如何，只得忍着肚子疼，还是性命要紧，不敢声张，惟有小心而已。

要知后文如何，下回分晓。

第六十二回

遇拐带松林救巧姐 寻奸淫铁岭战花冲

且说韩二爷揣了四封银子回归旧路，远远听见江西小车，吱吱扭扭的奔了松林而来。韩爷急中生智，拣了一株大树，爬将上去，隐住身形。不意小车子到了树下，咯噔的歇住，听见一人说道：“白昼将货物闷了一天，此时趁着无人，何不将他过过风呢？”又听有人说道：“我也是如此想。不然闷坏了，岂不白费了工夫呢！”答言的却是妇人声音。只见他二人从小车上开開箱子，搭出一个小小人来，叫他靠在树木之上。

韩爷见了，知他等不是好人，暗暗的把银两放在槎丫之上，将朴刀拿在手中，从树上一跃而下。那男子猛见树上跳下一人，撒腿往东就跑。韩爷那里肯舍，赶上一步，从后将刀一搠。那人噤哟了一声，早已着了利刃，栽倒在地。韩爷撒步回身，看那妇人时，见他哆嗦在一堆儿，自己打的牙山响，犹如寒战一般。韩爷用刀一指，道：“你等所做何事？快快实说！倘有虚言，立追狗命。讲！”那妇人道：“爷爷不必动怒，待小妇人实说。我们是拐带儿女的。”韩爷问道：“拐来男女置于何地？”妇人道：“爷爷有所不知，只因襄阳王爷那里要排演优伶歌妓，收录幼童弱女，凡有姿色的总要赏五六百两。我夫妻因穷所迫，无奈做此暗昧之事。不想今日遇见爷爷识破，只求爷爷饶命。”韩爷又细看那孩儿，原来是个女孩儿，见他楞楞忡忡的，便知道其中有诈，又问道：“你等用何物迷了他的本性？讲！”妇人道：“他那泥丸宫有个药饼儿，揭下来，少刻就可苏醒。”韩爷听罢，伸手向女子头上一摸，果有药饼，连忙揭下，抛在道旁，又对妇人道：“你这恶妇，快将裙绦解下来。”妇人不敢

不依，连忙解下，递给韩爷。韩爷将妇人发髻一提，拣了一棵小小的树木，把妇人捆了个结实。翻身窜上树去，揣了银子，一跃而下。才待举步，只听那女孩儿哎呀了一声，哭出来了。韩爷上前问道：“你此时可明白了？你叫什么？”女子道：“我叫巧姐。”韩爷听了惊骇，道：“你母舅可是庄致和么？”女子道：“正是，伯伯如何知道？”韩爷听了，想道：“无心中救了巧姐，省我一番事。”又见天光闪亮，惟恐有些不便，连忙说道：“我姓韩，与你母舅认识。少时若有人来，你就喊‘救人’，叫本处地方送你回家就完了。拐你的男女，我俱已拿住了。”说罢，竟奔桑花镇去了。

果然，不多时路上已有行人，见了如此光景，问了备细，知是拐带，立刻找着地方保甲，放下妇人，用铁锁锁了，带领女子同赴县衙。县官升堂，一讯即服。男子已死，着地方掩埋，妇人定案寄监。此信早已传开了。庄致和闻知，急急赴县，当堂将巧姐领回。路过大夫居，见了豆老，便将巧姐已有的话说了，又道：“是姓韩的救的。难道就是昨日的韩客官么？”豆老听见，好生欢喜，又给庄爷暖酒作贺，因又提起：“韩爷昨日复又回来，问下家的底里。谁知今早闻听人说，下家丢了许多的银两。庄大爷，你想这事诧异不诧异？老汉再也猜摸不出这位韩爷是个什么人来。”

他两个只顾高谈阔论，讲究此事。不想那边坐着一个道人，立起身来，打个稽首，问道：“请问庄施主，这位韩客官可是高大身躯，金黄面皮，微微的有点黄须么？”庄致和见那道人骨瘦如柴，仿佛才病起来的模样，却又目光如电，炯炯有神，声音洪亮，另有一番别样的精神，不由的起敬道：“正是，道爷何以知之？”那道人道：“小道素识此人，极其侠义，正要访他。但不知他向何方去了？”豆老儿听到此，有些不耐烦，暗道：“这道人从早晨要了一角酒，直耐到此时，占了我一张座儿，仿佛等主

顾的一般。如今听我二人说话，他便插言，想是个安心哄嘴吃的。”便没有好气的答道：“我这里过往客人极多，谁耐烦打听他往那里去呢。你既认得他，你就趁早儿找他去。”那道人见豆老儿说的话倔强，也不理他，索性就棍打腿，便对庄致和道：“小道与施主相遇，也是缘分，不知施主可肯布施小道两角酒么？”庄致和道：“这有什么。道爷请过来，只管用，俱在小可身上。”那道人便凑过来。庄致和又叫豆老暖了两角酒来。豆老无可奈何，瞅了道人一眼，道：“明明是个骗酒吃的，这可等着主顾了。”嘟嘟囔囔的温酒去了。

原来这道人就是四爷蒋平。只因回明包相访查韩彰，扮做云游道人模样，由丹凤岭慢慢访查至此。好容易听见此事，焉肯轻易放过。一壁吃酒，一壁细问昨日之事，越听越是韩爷无疑。吃毕酒，蒋平道了叨扰。庄致和会了钱钞，领着巧姐去了。

蒋平也就出了大夫居，逢村遇店，细细访查，毫无下落。看看天晚，日色西斜，来到一座庙宇前，匾上写着“铁岭观”三字，知是道士庙宇，便上前。才待击门，只见山门放开，出来一个老道，手内提定酒葫芦；再往脸上看时，已然喝的红扑扑的似有醉态。蒋平上前稽首，道：“小道行路天晚，意欲在仙观借宿一宵，不知仙长肯容纳否？”那老道也斜着眼，看了看蒋平，道：“我看你人小瘦弱，倒是个不生事的。也罢，你在此略等一等，我到前面沽了酒回来，自有道理。”蒋平接口道：“不瞒仙长说，小道也爱杯中之物。这酒原是咱们玄门中当用的。乞将酒器付与小道，待我沽来，奉敬仙长如何？”那老道听了，满面堆下笑来，道：“道友初来，如何倒要叨扰？”说着话，却将一个酒葫芦递给四爷。四爷接过葫芦，又把自己的渔鼓筒板以及算命招子交付老道。老道又告诉他卖酒之家。蒋平答应，回身去不多时，提了满满的一葫芦酒，额外又买了许多的酒菜。老道见了，好生欢喜，道：“道兄初来，却破许多钱钞，使我不

安。”蒋平道：“这有甚要紧。你我皆是同门，小弟特敬老兄。”

那老道更觉欢喜，回身在前引路，将蒋平让进，关了山门，转过影壁，便看见三间东厢房。二人来到屋内，进门却是悬龕供着吕祖，也有桌椅等物。蒋爷倚了招子，放下渔鼓简板，向上行了礼。老道掀起布帘，让蒋平北间屋内坐。蒋平见有个炕桌上面放着杯壶，还有两色残肴。老道开柜拿了家伙，把蒋爷新买的酒菜摆了。然后暖酒添杯，彼此对面而坐。蒋爷自称姓张，又问老道名姓，原来姓胡名和。观内当家的叫做吴道成，生的黑面大腹，自称绰号铁罗汉，一身好武艺，惯会趋炎附势。这胡和见了酒如命的一般，连饮了数杯，却是酒上加酒，已然醺醺。他却顺口开河，道：“张道兄，我有一句话告诉你，少时当家的来时，你可不要言语，让他们到后面去，别管他们作什么。咱们俩就在前边给他个痛喝，喝醉了，就给他个闷睡，什么全不管他。你道如何？”蒋爷道：“多承胡大哥指示。但不知当家的所做何事？何不对我说呢？”胡和道：“其实告诉你也不妨事。我们这当家的，他乃响马出身，畏罪出家，新近有他个朋友找他来，名叫花蝶，更是个不尴不尬之人，鬼鬼祟祟不知干些什么。昨晚有人追下来，竟被他们拿住，锁在后院塔内，至今没放。你说，他们的事管得么？”蒋爷听了，心中一动，问道：“他们拿住是什么人呢？”胡和道：“昨晚不到三更，他们拿住人了。是如此如彼，这般这样。”蒋爷闻听，吓了个魂不附体，不由惊骇非常。

你道胡和说什么“如此如彼，这般这样”？原来韩二爷于前日夜救了巧姐之后，来到桑花镇，到了寓所，便听见有人谈论花蝶。细细打听，方才知是个最爱采花的恶贼，是从东京脱案逃走的大案贼，怨不得人人以花蝶起誓。暗暗的忖度了一番，到了晚间，托言玩月，离了店房，夜行打扮，悄悄的访查。偶步到一处有座小小的庙宇，借着月光初上，见匾上金字，乃“观

音庵”三字，便知是尼庵。刚然转到那边，只见墙头一股黑烟落将下去。韩爷将身一伏，暗道：“这事奇怪！一个尼庵，我们夜行人到此做什么？必非好事，待我跟进去。”一飞身跃上墙头，往里一望，却无动静。便落下平地，过了大殿，见角门以外路西，单有个门儿虚掩，挨身而入，却是三间茅屋，惟有东间明亮。早见窗上影儿是个男子，巧在鬓边插的蝴蝶，颤巍巍的在窗上摇舞。韩爷看在眼里，暗道：“竟有如此的巧事！要找寻他，就遇见他。且听听动静，再做道理。”稳定脚尖，悄悄蹲伏窗外。只听花蝶道：“仙姑，我如此哀恳，你竟不从。休要惹恼我的性儿，还是依了好。”又听有一女子声音道：“不依你，便怎样？”又听花蝶道：“凡妇女入了花蝶之眼，再也逃不出去，何况你这女尼。我不过是爱你的容颜，不忍加害于你。再若不识抬举，你可怨我不得了。”又听女尼道：“我也是好人家的女儿，只因自幼多灾多病，父母无奈，将我舍入空门。不想今日遇见你这恶魔，好，好，好！惟有求其速死而已。”说着，说着，就哭起来了。忽听花蝶道：“你这贱人竟敢以死吓我，我就杀了你！”韩爷听到此，见灯光一晃，花蝶立起身来，起手一晃，想是抽刀。韩爷一声高叫道：“花蝶！休得无礼，俺来擒你！”屋内花冲猛听外面有人叫他，吃惊不小，噗的一声，将灯吹灭，掀软帘奔到堂屋，刀挑帘栊，身体往斜刺里一纵。只听拍，早有一枝弩箭钉在窗櫺之上。花蝶暗道：“幸喜不曾中了暗器。”二人动起手来。因院子窄小，不能十分施展，只是彼此招架。正在支持，忽见从墙头跳下一人，咕咚一声，其声甚重。又见他身形一长，是条大汉，举朴刀照花蝶劈来。花蝶立住脚，望大汉虚搦一刀。大汉将身一闪，险些儿栽倒。花蝶抽空跃上墙头，韩爷一飞身跟将出去。花蝶已落墙外，往北飞跑。韩爷落下墙头，追将下去。这里大汉出角门，绕大殿，自己开了山门，也就顺着墙往北追下去了。

韩爷追花蝶有三里之遥。又见有座庙宇，花蝶跃身跳进，韩爷也就飞过墙去。见花蝶又飞过里墙，韩爷紧紧跟随。追到后院一看，见有香炉角三座小塔，惟独当中的大些。花蝶便往塔后隐藏，韩爷步步跟随。花蝶左旋右转，韩爷前赶后拦。二人绕塔多时，方见那大汉由东边角门赶将进来，一声喊叫：“花蝶！你往那里走？”花蝶扭头一看，故意脚下一蹶，身体往前一栽。韩爷急赶一步，刚然伸出一手，只见花蝶将身一翻，手一撒。韩爷肩头已然着了一下，虽不甚疼，觉得有些麻木，暗说：“不好！必是药标。”急转身跃出墙外，竟奔回桑花镇去了。这里花蝶闪身计打了韩彰，精神倍长，迎了大汉，才待举手，又见那壁厢来了个雄伟胖大之人，却是吴道成。因听见有人喊叫，连忙赶来，帮着花蝶，将大汉拿住，锁在后院塔内。胡和不知详细，他将大概略述一番，已然把个蒋爷惊的目瞪口呆。

未知如何，下回分晓。

第六十三回

救莽汉暗刺吴道成 寻盟兄巧逢桑花镇

且说蒋四爷听胡和之言，暗暗说道：“怨不得我找不着我二哥呢，原来被他们擒住了。”正在思索，忽听外面叫门。胡和答应着，却向蒋平摆手，随后将灯吹灭，方趑趄趑趄出来开放山门。只听有人问道：“今日可有什么事么？”胡和道：“什么事也没有。横竖也没有人找，我也没有吃酒。”又听一人道：“他已醉了，还说没有吃酒呢。你将山门好好的关了罢。”说着，二人向后边去了。

胡和关了山门，从新点上灯来，道：“兄弟，这可没了事咧。咱们喝罢，喝醉了给他个睡，什么事全不管他。”蒋爷道：“很

好。”却暗暗算计胡和。不多时，将老道灌了个烂醉，人事不知。蒋爷脱了道袍，扎缚停当，来到外间，将招子拿起，抽出三棱鹅眉刺，息灭了灯，悄悄出了东厢房，竟奔后院而来。果见有三座砖塔，见中间的极大。刚走到跟前，忽听嚷道：“好呀！你们将老爷捆缚在此，不言不语，到底是怎样呵？快快给老爷一个爽利呀！”蒋爷听了不是韩爷的声音，悄悄道：“你是谁？不要嚷！我来救你。”说罢，走到跟前，把绳索挑去，轻轻将他二臂舒回。那大汉定了定神，方说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蒋爷道：“我姓蒋名平。”大汉失声道：“哎哟！莫不是翻江鼠蒋四爷么？”蒋平道：“正是，你不要高声。”大汉道：“幸会，幸会。小人龙涛，自仁和县灶君祠跟下花蝶来到此处，原要与家兄报仇，不想反被他们拿住。以为再无生理，谁知又蒙四爷知道搭救。”蒋爷听了，便问道：“我二哥在那里？”龙涛道：“并不曾遇见什么二爷。就是昨晚也是夜星子冯七给小人送的信，因此得信到观音庵访拿花蝶，爬进墙去，却见个细条身子的与花蝶动手。是我跳下墙去帮助。后来花蝶跳墙，那人比我高多了，也就飞身跃墙，把花蝶追至此处。及至我爬进墙来帮助，不知那人为什么反倒越墙走了。我本不是花蝶对手，又搭上个黑胖老道，如何敌得住，因此就被他们擒住了。”蒋爷听罢，暗想道：“据他说来，这细条身子的倒象我二哥。只是因何又越墙走了呢？走了又往何处去呢？”又问龙涛道：“你方才可见二人进来么？往那里去了？”龙涛道：“往西一面竹林之后，有一段粉墙（想来有门），他们往那里去了。”蒋爷道：“你在此略等一等，我去去就来。”

转身形来到林边一望，但见粉壁光华，乱筛竹影，借着月光浅淡，翠荫萧森，碧沉沉竟无门可入。蒋爷暗忖道：“看此光景，似乎是板墙。里面必是个幽僻之所，且到临近看看。”绕过竹林，来到墙根，仔细留神，踱来踱去。结构斗笋处，果然有些活动。伸手一摸，似乎活的。摸了多时，可巧手指一按，只听

咯噔一声，将消息滑开，却是个转身门儿。蒋爷暗暗欢喜，挨身而入，早见三间正房，对面三间敞厅，两旁有抄手游廊。院内安设着白玉石盆，并有几色上样的新菊花，甚觉清雅。正房西间内灯烛明亮，有人对谈。泽长蹑足潜踪，悄立窗外。只听有人啞声叹气。旁有一人劝慰，道：“贤弟，你好生想不开，一个尼姑有什么要紧？你再要如此，未免叫愚兄笑话你了。”这说话的却是吴道成。又听花蝶道：“大哥，你不晓得，自从我见了他之后，神魂不定，废寝忘餐。偏偏的他那古怪性儿，决不依从。若是别人，我花冲也不知杀却了多少。惟独他，小弟不但舍不得杀他，竟会不忍逼他。这却如何是好呢？”说罢，复又长叹。吴道成听了，哈哈笑道：“我看你竟自着了迷了。兄弟，既如此，你请我一请，包管此事必成。”花蝶道：“大哥果有妙计，成全此事，慢说请你，就是叫我给你磕头，我都甘心情愿的。”说着话，咕咚一声，就跪下了。蒋爷在外听了，暗笑道：“人家为媳妇拜丈母，这小子为尼姑拜老道。真是无耻，也就可笑呢。”只听吴道成说：“贤弟请起。不要太急，我早已想下一计了。”花蝶问道：“有何妙计？”吴道成道：“我明日叫我们那个主儿假做游庙，到他那里烧香。我将蒙汗药叫他带上些。到了那里，无论饮食之间下上些，须将他迷倒，那时任凭贤弟所为。你道如何？”花冲失声大笑，道：“好妙计，好妙计！大哥，你真要如此，方不愧你我是生死之交。”又听吴道成道：“可有一宗，到了临期，你要留些情分，千万不可连我们那个主儿清浊不分，那就不成事体了。”花冲也笑道：“大哥放心。小弟不但不敢，从今后，小弟竟把他当嫂子看待。”说罢，二人大笑。

蒋爷在外听了，暗暗切齿咬牙，道：“这两个无耻无羞、无伦无礼的贼徒，又在这里铺谋定计，陷害好人。”就要进去，心中一转想：“不可，须要用计。”想罢，转身躯来到门前，高声叫道：“无量寿佛！”他便抽身出来，往南赶行了几步，在竹林转身

形隐在密处。此时屋内早已听见。吴道成便立起身来，到了院中，问道：“是那个？”并无人应。却见转身门已开，便知有人，连忙出了板墙，左右一看，何尝有个人影，心中转省道：“是了，这是胡和醉了，不知来此做些什么。看见此门已开，故此知会我们，也未见得。”心中如此想，脚下不因不由的往南走去。可巧正在蒋爷隐藏之处，撩开衣服，腆着大肚，在那里小解。蒋爷在暗处看的真切，暗道：“活该小子前来送死。”右手攥定钢刺，复用左手按住手腕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听噗哧一声，吴道成腹上已着了钢刺，小水淋淋漓漓。蒋爷也不管他，却将手腕一翻，钢刺在肚子里转了一个身。吴道成那里受得，哎哟一声，翻筋斗栽倒在地。蒋爷趁势赶步，把钢刺一阵乱捣，吴道成这才成了道了。蒋爷抽出钢刺，就在恶道身上搽抹血渍，交付左手，别在背上，仍奔板墙门而来。

到了院内，只听花蝶问道：“大哥，是什么人？”蒋爷一言不发，好大胆！竟奔正屋。到了屋内软帘北首，右手二指轻轻掀起一缝，往里偷看。却见花蝶立起身来，走到软帘前一掀。蒋爷就势儿接着，左手腕一翻，明晃晃的钢刺，竟奔花蝶后心刺下来。止听哧的一声响，把背后衣服划开，从腰间至背，便着了钢刺。花蝶负痛难禁，往前一挣，登时跳到院内。也是这厮不该命尽，是蒋爷把钢刺别在背后，又是左手，且是翻起手腕，虽然刺着，却不甚重，只是划伤皮肉。蒋爷蹑步跟将出来。花蝶已出板墙，蒋爷紧紧追赶。花蝶却绕竹林，穿入深密之处。蒋爷有心要赶上，猛见花蝶跳出竹林，将手一扬。蒋四爷暗说“不好”，把头一扭，觉的冷嗖嗖从耳边过去，板墙上拍的一声响。蒋爷便不肯追赶，眼见花蝶飞过墙去了。

蒋爷转身来到中间，往前见龙涛血脉已周，伸腰舒背，身上已觉如常，便将方才之事，说了一遍。龙涛不胜称羨。蒋爷道：“咱们此时往何处去方好？”龙涛道：“我与冯七约定在桑花

镇相见。四爷何不一同前往呢？”蒋爷道：“也罢，我就同你前去。且到前面，取了我的东西，再走不迟。”二人来到东厢房内，见胡和横躺在炕上，人事不知。蒋爷穿上道袍，在外边桌上拿了渔鼓筒板，旁边拿起算命招子，装了钢刺。也不管胡和明日如何报官，如何结案，二人离了铁岭观，一直竟奔桑花镇而来。

及至到时，红日已经东升。龙涛道：“四爷辛苦了一夜，此时也不觉饿吗？”蒋爷听了，知他这两日未曾吃饭，随答道：“很好，正要吃些东西。”说着话，正走到饭店门前，二人进去，拣了一个座头。刚坐下，只见堂官从水盆中提了一尾欢跳的活鱼来。蒋爷见了，连夸道：“好新鲜鱼！堂官，你给我们一尾。”走堂的摇手，道：“这鱼不是卖的。”蒋爷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堂官道：“这是一位军官爷病在我们店里，昨日交付小人的银两，好容易寻了数尾，预备将养他病的，因此我不敢卖。”蒋爷听了，心内展转道：“此事有些蹊跷。鲤鱼乃极热之物，如何反用他将养病呢？再者我二哥与老五最爱吃鲤鱼，在陷空岛时往往心中不快，吃东西不香，就用鲤鱼爆汤，拿他开胃。难道这军官就是我二哥不成？但只是我二哥如何扮做军官呢？又如何病了呢？”蒋爷只顾犯想。旁边的龙涛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他先要了点心来，一上口就是五六碟，然后才问：“四爷，吃酒要什么菜？”蒋爷随便要了，毫不介意，总在得病的军官身上。

少时，见堂官端着一盘热腾腾、香喷喷的鲤鱼，往后面去了。蒋爷他却悄悄跟在后面，多时转身回来，不由笑容满面。龙涛问道：“四爷酒也不喝，饭也不吃，如何这等发笑？”蒋爷道：“少时你自然知道。”便把那堂官唤近前来，问道：“这军官来了几日了？”堂官道：“连今日四天了。”蒋爷道：“他来时可曾有病么？”堂官道：“来时却是好好的。只因前日晚上出店赏月，于四鼓方才回来，便得了病。立刻叫我们伙计三两个到三